

《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勘誤十七則

劉佩琳*

【作者】

陳煒舜，字子堯，幼名陳巍，1975年6月27日出生於中國香港，祖籍漢口，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他中學就讀於香港拔萃男書院，曾任校刊主編，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後，考入同校中文系深造，先後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陳煒舜的學術興趣廣泛，涵蓋中國古典文學、圖書文獻學、神話學等領域。他編著二十餘種，並於海內外期刊、研討會發表論文近二百篇。除了學術研究，陳煒舜在文學創作方面也頗有建樹。他喜好創作散文、新舊體詩歌，並翻譯外文詩歌與歌詞，結集出版了新詩集《話梅》與音樂隨筆《尋找繆思的歌聲》。這些作品展現了他深厚的文學功底和獨特的藝術視角。此外，他還主編了《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該書於202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收錄了有關《文選》中騷類作品的豐富文獻資料。

【提要】

由陳煒舜先生編纂的《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層次分明、內容豐富，因《昭明文選》賦、騷、辭以及對問等諸多文體對立，本卷專門輯錄《昭明文選》中有關的騷類作品，如作品評論、疏解，擬作之詩序，作者評論，相關考證如作者、時代背景、作品真偽等，並對古今有關騷體篇章的小學考據資料與後代編訂的《楚辭》注本，視情況選取。從而為騷學家提供了一部內容豐富、結構鮮明、佈局規整的學術工具書。此書於202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因彙編工作繁重且由多人共同彙編，因此不免有不少疏漏之處。我們細讀此書後，根據書中文選資料追根溯源，尋找其底本重新進行校對，發現不少明顯的錯誤。其中比較典型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幾類，即訛誤、衍文、脫文和句讀有誤等。我們在閱讀過程

* 江蘇省南通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中，將這些錯誤主要分為訛誤、衍文、脫文和句讀有誤等四類，整理成文，方便大家訂正閱讀。

一、訛文訂正

1. 孟郊〈旅次湘沅有懷靈均〉自序：「騷文銜貞亮，體物情崎嶇。」¹

今按：孟郊撰《孟東野集》（明刊本）作「騷文銜貞亮，體物情崎嶇。」²其中「銜」字同「炫」，有炫耀之義。那麼「騷文銜貞亮」這句話則表示騷文這類具有浪漫主義、情感真切豐富的作品可以炫耀或展示其堅定而正直的品質或精神。而「銜」字始見於戰國文字，《說文·金部》作「銜，馬勒口中。從金，從行。銜，行馬者也。」其本義為橫在馬口中用來控制馬的嚼子。後面引申為用嘴含著、包含、連接等義，放入原文中，句義明顯不符。其因「銜」與「銜」字形相近，極易混淆，所以導致訛誤。應據改。

2. 《賈誼新書》高似孫序：「有觸於吾心，有奸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³

今按：高似孫《子略·賈誼新書》（學津討原本）作「有觸於吾心，有幹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⁴首先，首句「有觸於吾心」表示某種情感或事物觸動了說話者的內心。而「有幹於吾氣」中的「幹」字，在這裡可以理解為「觸動、影響」的意思，與上一句中的「觸」相呼應，表示這種情感或事物不僅觸動了說話者的內心，還影響了說話者的情緒或氣息。「奸」字多用於表示姦淫、奸邪、狡詐、欺騙等負面意義，指的是消極的、有害的行為或影響。在這裡，如果將其理解為負面地影響說話者的情緒或氣息，與上文「有觸

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23。

² （唐）孟郊：《孟東野集》（明刊本，約西元16世紀），卷6，53頁上。

³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61。

⁴ （宋）高似孫：《子略》（學津討原本，約西元18世紀），卷4，30頁上。

於吾心」想要表達積極的情感色彩不符。此處「奸」與「幹」字形相似，因形近而訛，應據改。

3.晁補之《離騷新序》自序：「《惜誦》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⁵

今按：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作「《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⁶《惜誦》作爲《九章》中的首篇，被收錄在劉向編訂的《楚辭》中，其作者署名爲屈原，一般認爲這是屈原的作品，與句中「或以爲賈誼作」不符。而《惜誓》是賈誼所作，正好符合句中「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惜誦》的出現，可能是因誤改而訛，應據改。

4.陸時雍《九章》自序：「渾淪如天，旁薄如海，凝重如山，流注如川，變化如鬼神，馳驟如風雨，其麗如品物。文章至此，可謂盡神。」⁷

今按：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作「渾淪如天，旁薄如海，凝重如山，流注如川，變化如鬼神，馳驟如風雨，奇麗如品物。文章至此，可謂盡神。」⁸我們可以明顯發現這句話用了七個比喻，分別將文章比作天、海、山、川、鬼神、風雨和品物。這些比喻共同構建了一個複雜多變、美麗、文采飛揚的文章形象。而對這些喻體來說，「如」字前面皆是修飾的形容詞。而「奇麗」這一形容詞既強調了品物的美麗，又增加了一層奇特的意味。「其麗」則表示著它的美麗或壯麗，並不能作爲一個形容詞詞性來看待。此外「奇麗」比「其麗」更具表現力和感染力。它不僅僅表現了品物的美麗，還隱含了文章有著品物一樣的奇特性，使得整個描述更加生動和引人入勝，並且使得整個句子呈現排比的狀態，

⁵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38。

⁶ （宋）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約西元17世紀），卷36，509頁上。

⁷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24。

⁸ （明）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2，頁30上。

和諧自然。最後結尾部分的「文章至此，可謂盡神」這是對文章最高程度的評價和讚美，而「奇麗」對文章的讚美效應比「其麗」強太多了，因此明顯「奇麗」更加符合。此處大概因「其」和「奇」音近而訛，應據改。

5.胡應麟《古體上雜言》自序：「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意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未必盡爲本題而作」⁹

今按：胡應麟《詩藪》（明萬曆十八胡氏少室山房刻本）作：「愚意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意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未必盡爲本題而作。」¹⁰「聲調之諧」指的是「聲調的和諧」。其中「諧」字「合」字相互對應，都有和諧、契合之義。而「譜」一般指的是記錄音樂、歌曲的曲調、旋律或歌詞的書面材料。與後面「合」字完全沒有關聯，使得句意產生分割之感。「譜」與「諧」字形相似而訛，應據改。

二、衍文刪正

1.吳仁傑《反騷》自敘「顏注：『自圖累以下言，言譏屈原者五。』似以子雲爲真譏三閭。」¹¹

今按：吳仁傑《兩漢刊物補遺》（四庫全書本）作「顏注：『自圖累以下言，譏屈原者五。』似以子雲爲真譏三閭。」¹²這句話的意思爲從這幅圖所描繪的情景和所題寫的言辭來看，有五處是對屈原進行諷刺的。可想而知「言」是言辭的意思，上文中「自圖累以下言」中「言」的言辭之意已經被強調出來，那麼下文自然可以省略。如果下句作「言譏屈原者五」，那麼只會產生累贅與重複。故應刪去後面的「言」字。

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04。

¹⁰ （明）胡應麟：《詩藪》（明萬曆十八胡氏少室山房刻本，約西元16世紀），卷1，頁19上。

¹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59。

¹² （宋）吳仁傑：《兩漢刊物補遺》（四庫全書本，約西元18世紀），卷8，頁117上。

2.黃文煥《楚辭聽直凡例》自序：「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次必求其顯出。」¹³

今按：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作：「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必求其顯出。」¹⁴並無「次」字。「於《騷》中探之」指的是在《楚辭》中探尋或研究，「洗之」則可能指的是對《楚辭》的解讀。因此「探之必……」與「洗之必……」呈現對應的關係，而「次」的出現便突兀起來，使得句子對稱關係被破壞。「洗」承接的賓語應該是前面出現的《騷》這部書，「必求其顯出」則表達了作者希望這些注解或闡釋能夠清晰明瞭地展現出《騷》的深層含義。而「次」字在這裡完全不能解釋，反而可能讓讀者產生困惑。故應刪去「次」字。

3.晁補之《離騷新序上》自序：「國無人，原以忠放，不忍去，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¹⁵

今按：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明崇禎八年吳郡顧凝遠詩瘦閣仿宋刻本）作「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¹⁶我們可以發現「不忍去」「欲返」明顯是兩個連續的動作，其表述的含義具有重複性，即都表示屈原因為忠誠不忍心離開而想要返回郢都。而在明刊本中，這部分被省略為「欲返」。雖然省略了「不忍去」，但「欲返」仍然能夠傳達出屈原想要返回的中心意思，與前文的「原以忠放」在邏輯上和句意上也是連貫的。因此，儘管省略了原文中的部分描述，但明刊本仍然保留了句子的核心意義和關鍵資訊，明確表示了屈原對楚

¹³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30。

¹⁴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1，頁1上。

¹⁵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39。

¹⁶ （宋）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明崇禎八年吳郡顧凝遠詩瘦閣仿宋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36，頁507上。

國君之忠心以及被迫離開故鄉的不舍與痛苦。同時，這種省略使得句子在結構上更加簡潔明瞭，易於讀者理解和接受。所以應刪去「不忍去」這一動作。

4.陸時雍《楚辭條例》自序：「自屈原感憤陳情，而況沅湘之音，創為特體，其人楚而其情楚，而其音複楚，謂之《楚辭》，雅稱也。」¹⁷

今按：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作：「自屈原感憤陳情，而沅湘之音，創為特體，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複楚，謂之《楚辭》，雅稱也。」¹⁸比較這兩個版本，《文選資料彙編》中使用了「而況」作為連接詞，意在強調「沅湘之音」與「屈原感憤陳情」之間的關聯，並且帶有一種遞進或者是附加說明的意味。在古文中，「況」字常用於提出進一步的情況或例子，但在這裡，它並沒有增加新的資訊或強調。然而在《楚辭疏》中，這一連接詞被省略，直接以「而沅湘之音」連接。這裡的「而」作為連接詞，更偏向於順承關係，直接指出了屈原在沅湘之地感憤陳情，並創造了獨特的《楚辭》文體。正是在沒改變句子的基本意義的基礎上，去掉「況」後句子依然通順且意義完整，使得讀者可以更加輕鬆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從句子內容的準確性和流暢性兩個方面來看，應刪去「況」字。

5.陸時雍《楚辭條例》自序：「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¹⁹

今按：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作：「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²⁰比較這兩個版本，主要是「猶依道徑」這句話的取捨與否。《文選資料彙編》中描述了屈原在被放逐離別後，內心充滿

¹⁷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20。

¹⁸ （明）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2，頁36上。

¹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21。

²⁰ （明）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2，頁37上。

了愁思，但他依然堅守著某種道德準則或政治理想，並以此作為依據來諷諫君王。這裡的「猶依道徑」指的是屈原在困境中不忘初衷，堅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但這反而可能會使讀者的理解焦點從情感轉向對「道徑」的思考，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分散對屈原被放逐後的愁思以及諷諫君主核心要素的關注。而在《楚辭疏》中省略了「猶依道徑」這一部分，直接描述了屈原在被放逐離別後內心的愁思，以及他以此諷諫君王的行為。突出了情感在屈原創作中的驅動作用，即因為愁思而欲諷諫。這個版本不僅簡潔明瞭，而且更加具備屈原情感的連貫性，直接突出了屈原諷諫君王的核心目的。因此可刪去「猶依道徑」這句話。

三、脫文補正

1.胡應麟《古體上雜言》自序「求騷於之世，其《招隱》乎？求賦于魏之後，其《三都》乎？」²¹

今按：胡應麟《詩藪》（明萬曆十八胡氏少室山房刻本）自序「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于魏之後，其《三都》乎？」²²《招隱》即《招隱士》，是漢代淮南小山所作，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序》自序：「（淮南）小山之徒憫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王逸認為《招隱士》是「閔傷屈原」之作。因此在強調漢代尋求類似「騷」體風格的文學作品時，《招隱》是較為突出的代表。而《三都賦》是西晉文學家左思創作的辭賦名篇，寫于魏之後，代表了當時賦體的最高成就。因此上下兩句應該呈現對應關係。而「求騷於之世」中「於」字作為介詞，後面一般跟隨名詞或名詞性短語，表示動作發生的地點、物件或範圍。但在這裡，「之世」並不能作為一個清晰

²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03。

²² （明）胡應麟：《詩藪》（明萬曆十八胡氏少室山房刻本，約西元16世紀），卷1，頁9上。

明確的名詞性短語。整句話缺乏明確的時間指向，不符合語法規範。因此印證了此句脫「漢」字，應據補。

2.周拱辰《離騷經草木史敘》自序：「賈誼得《騷》之骨，漢高、漢宣得《騷》之神與《騷》之用。」²³

今按：周拱辰《離騷經草木史》（清初聖雨齋刻嘉慶印本）作：「賈誼得《騷》之骨，漢高、漢宣、漢武得《騷》之神與《騷》之用。」²⁴比較兩個版本，主要是探尋漢武帝與《騷》是否具有密切的關係。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解釋了漢武帝喜愛欣賞《離騷》，並認爲《離騷》兼具《國風》和《小雅》的優點。直接證明了漢武帝對《離騷》的深入理解和高度評價，因此將漢武帝也列入「得《騷》之神與用」的行列是合理的。另外由於漢武帝推崇儒學，提倡文學。在他當政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辭賦家和作品，這些作品無疑受到了《楚辭》特別是《離騷》的影響。例如賈誼的《吊屈原賦》、淮南小山的《招隱士》等。體現出漢武帝的行爲與《離騷》所蘊含的文學精神和教化作用相呼應。因此需補「漢武」二字。

3.夏大霖《屈騷心印發凡》自序：「何苦辭章之說，以爲千秋障礙。」²⁵

今按：夏大霖《屈騷心印》（清乾隆刻本）作：「何苦泥辭章之說，以爲千秋障礙。」²⁶其中「泥」意爲「拘泥」，強調對辭章的過分執著和拘泥，認爲這種做法會成爲理解經典作品的巨大阻礙。由於「泥」字的加入，夏大霖更加明確地表明了對那種只看重辭藻、忽視內容實質的批評態度。相比起來，「何苦辭章之說」語義不夠明確，缺少了關鍵的動詞，

²³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34。

²⁴ （清）周拱辰：《離騷經草木史》（清初聖雨齋刻嘉慶印本，約西元18世紀），序，頁2上。

²⁵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70。

²⁶ （清）夏大霖：《屈騷心印》（清乾隆刻本，約西元18世紀），卷1，13頁上。

讀者會疑惑對辭章之說應該持怎樣的態度？是支持或是質疑還是其他，沒有「泥」字所表達的對某種局限觀念的明確批判意味。無法體現作者想要突破常規、深入探究屈騷內核的意圖，表達上顯得突兀和模糊。因此「泥辭章」的表述比「辭章」更加具體和生動，能夠更好地傳達出作者對當時文壇風氣的批評態度，抵制以辭章為本的文學態度，更加具備感情色彩。因此印證此句脫「泥」字，應據補。

4.賀寬《飲騷》自序：「世人之論皆曰《楚詞》承風雅之餘響，開漢魏晉唐之先聲。」²⁷

今按：賀寬《飲騷》（清康熙華天章刻本）作：「世人之論皆曰《楚詞》承風雅頌之餘響，開漢魏晉唐之先聲。」²⁸《毛詩序》曰：「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是《詩經》中不可缺少的第三部分，而《楚詞》不僅吸收了「風雅」的民歌和宮廷樂歌元素，還融入了「頌」的祭祀和頌揚先祖的特色。王夫之著《楚辭通釋·序例》曰：「《騷》之為體，兼乎風雅頌而無不備，陳往跡以諷今事，興一義而引類，賦一事而形諸象，比顯意而譎諫，則風之義也。」也證明了楚辭兼具風雅頌的特點。因此為保持表述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應補上「頌」字。

四、句讀有誤

1.黃宗羲《汪扶晨詩序》自序：「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²⁹

今按：黃宗羲《南雷文定前後三四集》（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

²⁷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45。

²⁸ （清）賀寬：《飲騷》（清康熙華天章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1，29頁上。

²⁹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36。

全書用點斷句，將其與沈善洪主編訂《黃宗羲全集·南雷詩文集》相結合進行對比整理，轉換成現代標點，作「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³⁰這句話描述了當某種觀點或理論無法相通時，人們會採取相互相容的態度，但這種相容卻導致了性情上的深刻分裂。而「性情之所融結」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語義單元，它描述了性情融合的狀態。「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則是另一個語義單元，它描述了這種融合狀態所產生的分裂的結果，在兩者之間加上逗號，可以清晰地劃分出這兩個語義單元，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句子的意思。此外，如果這兩句話沒有停頓的話，句子的過長性會造成讀者閱讀的吃力。因此爲了保持句子語義連貫性的正確性，也滿足了讀者在閱讀或朗讀時的停頓需求，應加上表示停頓的逗號。

2.黃文煥《楚辭聽直凡例》自序：「今所訂者，傳與離騷概從刪焉。」³¹

今按：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全書用頓號和句號斷句，轉換爲現代標點作「今所訂者傳與離騷，概從刪焉。」³²這句話的意思爲「現在我所修訂的版本中，對於「傳」與「離騷」這兩部分，都一概予以刪除。」在這裡，「傳與離騷」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指的是《楚辭》中的某些篇章，後面緊接著是對這個整體進行刪減的處理方式，因此不需要在短語內部添加逗號。如果在「今所訂者」後添加了逗號，這種斷句方式可能讓讀者誤解爲「今所訂者」僅指「傳」，而「離騷」則成了「概從刪焉」的主語，這在語義上顯然是不通的，從而產生誤解，因此應該採用明版的句讀。

3.黃文煥《楚辭聽直凡例》自序：「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辯》與

³⁰（清）黃宗羲：《南雷文定前後三四集》（清康熙二十七年蕪治荆刻本，約 17 世紀），卷 1，頁 550 上。

³¹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頁 128。

³²（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1，16 頁上。

《九歌》之句，欲以是補之，與《九歌》等。」³³

今按：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全書用頓號和句號斷句，轉換為現代標點作「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辯》與《九歌》之句，欲以是補之，與《九歌》等。』」³⁴翻譯為「根據玉的旨意，由於《離騷》中啓發了『九輯』與『九歌』的篇章或句子，所以想要用這些內容來補充或完善某部作品。」而「玉之旨」作為主語加上逗號，與後面的解釋性內容分隔開，可以使得讀者更容易理解句子的意思。如果將其相連顯得有些緊湊和模糊，使得讀者難以劃分句子結構，從而造成對句意的理解困難。為了使句子結構更加清晰，句意更易於理解，因此應該採取明版的句讀。

4.倪會宣《飲騷序》自序：「凡文章未有不本於三百篇，著人同此心，即同此聲歌。」³⁵

今按：此處句意模糊，容易產生誤解。應作「凡文章未有不本於三百篇著，人同此心，即同此聲歌。」「三百篇著」作為一個整體，可以理解為「三百篇的著作」，指代的是《詩經》等經典著作，是句子中「本於」的對象。將「凡文章未有不本於三百篇著」視為一個整體，那麼便意味著所有文章都源於《詩經》這一著作的風格。「人同此心，即同此聲歌」則可以進一步闡述了由於人們情感相通，因此會有共同的歌聲和詩歌。這樣的斷句使得句子意義更加清晰，邏輯更為連貫，並且強調了《詩經》這一經典著作的重要地位與價值。如果「著」字與前句斷開，「著」字就會顯得多餘，不知該如何與後文進行銜接。我們也無法準確把握「著」是動詞或是名詞，「著人同此心」這一表述在古文中顯得較為生硬，不易理解。應採用「三百篇著」這一版本。

³³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28。

³⁴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約西元17世紀），卷1，18頁上。

³⁵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250。

引用文獻

（一）引用古籍

（唐）孟郊：《孟東野集》（明刊本，約西元 16 世紀），卷 6，53 頁上。

（宋）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36，507、509 頁上。

（宋）高似孫：《子略》（學津討原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4，30 頁上。

（宋）吳仁傑：《兩漢刊物補遺》（四庫全書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8，頁 117 上。

（明）陸時雍：《楚辭疏》（明緝柳齊刻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2，頁 30、36、37 上。

（明）胡應麟：《詩藪》（明萬曆十八胡氏少室山房刻本，約西元 16 世紀），卷 1，頁 9、19 上。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1，頁 11、16、18 上。

（清）黃宗羲：《南雷文定前後三四集》（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荆刻本，約 17 世紀），卷 1，頁 550 上。

（清）賀寬：《飲騷》（清康熙華天章刻本，約西元 17 世紀），卷 1，29 頁上。

（清）夏大霖：《屈騷心印》（清乾隆刻本，約西元 18 世紀），卷 1，13 頁上。

（清）周拱辰：《離騷經草木史》（清初聖雨齋刻嘉慶印本，約西元 18 世紀），序，頁 2 上。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陳煒舜：《文選資料彙編》（騷類卷）（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頁 23-170。